

6月23日清晨，我在开往哈尔滨的火车上醒来。

意识回笼要去了几秒，我意识到自己来和去的城市都是陌生的地方。

这趟旅行开始之前，身在新余和广州互不相识的我和室友，买到了这节车厢一头一尾两个铺位，洗漱完之后，她跑来找我吃早餐，坐在我身后的椅子上。我递给她一个耳机，半靠着她看我那本背了八天的书。

背靠背产生了温暖的温度，她始终看着窗外并行的森林和太阳。

过了一会，我和她说：“我能不能全靠着你，这样好累。”

她说：“好啊。”

我倒过去，她往前一栽。

“你别靠，你太重了。”

到哈尔滨之后我去一对姐弟住的宾馆里洗了个澡，吃完午饭之后和室友一起四个人出发去圣索菲亚教堂，室友途中接了个电话，我听到她说雷猴。

六月十八日在根河的时候，我提出要和她学粤语，她只来得及教我这一句。

那个时候我问她你好怎么说。

“雷猴。”

“雷吼。”

“不对，雷猴，猴。”

“雷猴。”

“差不多了，还差一点。”

后来我想起来就挤到她跟前说两句。

六月二十三日她在哈尔滨的街道上把电话挂掉的时候我说：“雷猴。”

她笑了：“对，很标准。”

教堂很美，名不虚传，一砖一瓦都是历史的魅力。

鸽子们很聪明，你能在它们的眼睛里发现比人类纯净万分的灵性，灵性万分的智慧。

晚上七点半去北京的火车，没时间去看松花江了，我和室友便在教堂前面告别。

就要分道而行的时候，我突然说：“你意识到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吗。”

她吓了一跳：“真的呀。”

然后我们拥抱。

我问她再见的粤语怎么说。

她想了半天，然后说：“拜拜？”

我微笑。

然后她终于想起来再见的粤语，我听完就忘了。

我又凑过去抱她：“拜拜。”

她说拜拜，然后目送我离开。

我走出几步回头看她，如果不再有缘，此处应是诀别。

最后我也只向她学了两句粤语，你好，再见。这样的缘分已弥足珍贵。

上火车之后，对面坐下了两个尼姑师傅，放好行李后就开始吃东西，瓜子泡面小萝卜，边吃边聊津津有味。我被馋得不行，也掏出一盒蛋皮地瓜条开始吃。

余光突然看到里侧被我们包围的小哥，放下一直在玩的手机，猛地灌了一口水。

草原遥遥地被我落在了身后，差强人意的大兴安岭也是，以这辆离开的列车为证，

我的寻北之旅，真的结束了。